

“差一点”的语义特征及其句法后果^{*}

——兼谈否定、反预期、时体的关联

范晓蕾

提要 本文从篇章语义、单句形式、结构比较等维度综合分析副词“差一点”的使用状况,揭示出它牵涉否定、反预期、时体等多个语法范畴。通过跟“没_未”的比较,我们发现,除前贤指出的否定义外,“差一点 E”还有四项语义特征:显性地断言肯定义“接近 E”,E 是反预期事态,常伴有意外语气,编码了“相对非将来”时制。这些特征带来如下的句法后果:否定义导致 E 的弱时体倾向,非将来义使“差一点”有完句效应,反预期性联系着 E 的有界性倾向,非将来义加反预期性的合力效果是“差一点”句法层级居中。参考前述结论,我们证明“差一点(没)_{冗余否定} VP”是“近义截连”的准并列式(属近义副词连用),并重审它跟“差一点^{*}(没)_{真性否定} VP”的区别,呈现了“差一点”作副词的语法异质性。这项考察推动了时体及反预期范畴的理论发现,本文不仅离析出了“了₁、了₂”的准时体用法,也探讨了汉语里完句效应与相对时制的关系,并归结出语义关联“否定一反预期或意外一有界性”,还简析了表将来的“会、要”和表反预期的“没、不”等词。可见,“差一点”彰显了汉语句法及语义演变的很多课题。

关键词 差一点 反预期 准时体词 完句 有界性 近义截连

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*Chayidian* and Their Syntactic Effects: On the Relationships of Negation, Counter-Expectation, and Tense-Aspect

FAN Xiaolei

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use of *chayidian* ‘almost’, and reveals that this approximal adverb involves the grammatical categories of negation, counter-expectation, and tense-aspect.

Although *chayidian* E (E refers to the event that *chayidian* introduces and its expression form) entails *mei*_{did not} E, it is apparent that *chayidian* exhibits three semantic

^{*} 本文为第二届《当代语言学》“青年语言学家”奖的入围论文(北京理工大学,2018年10月)。本研究得到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语义地图及语言接触视角下的汉语时体态研究”(16YYC026)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“现代汉语共同语历史研究”(18JJD740001)、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语义地图与西北方言工具范畴研究”(2016K022)的资助。张敏教授和邓盾、刘明明、马千、徐毅发、叶述冕等友人提出多项修改意见,评审专家亦有宝贵建议,特此致谢!

traits that largely differ from *mei*. First, *chayidian* E asserts *nearly* E, i.e. E tends to occur, and thus behaves as an affirmative sentence in the discourse, and relies on (the meaning of) E in order to achieve textual cohesion with the preceding and following sentences. In this point, *chayidian* is much similar to *almost* in English (cf. Horn 2002). Second, E refers to a counter-expectation event, generally involving violation of norms, normality or facts (Fan 2018a). This can be further proved by the fact that *chayidian* collocates with the counter-expectation adverb but cannot occur alongside the meeting expectation adverb. Third, *chayidian* E often carries the meaning which Delancey (1997) refers to as *mirativity*. However, only the expletive-negation construction *chayidian* (*mei*) VP encodes this subjective meaning, because it cannot occur in the non-indicative sentences which deny the mirativity words. In spite of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*chayidian* and *mei*, these two adverbs both encode relative non-future tense, because they are used in realis sentences and not allowed in typical irrealis sentences.

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*chayidian* bring about corresponding syntactic effects. First, due to its negative entailment, E often has no tense-aspect marker, for the tense-aspect marking normally occurs in the realis-event expression in Chinese. The *le1* or *le2* in *chayidian* E is merely a partially-grammaticalized quasi tense-aspect marker. Second, the relative non-future tense of *chayidian* enables sentence completion. It is evident that in Chinese the completion of a realis sentence requires the relative non-future tense, namely, the meaning of *le2* and *mei*. Third, *chayidian* VP generally requires a bounded VP with a resultative indication. This is probably related to its counter-expectation nature. Counter-expectation refers to situations that differ from previously expected situations. This is a discourse change, which is most easily related to a change of state. Meanwhile, a bounded VP that indicates the result of situation precisely refers to a change of state. Fourth, due to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relative non-future tense and counter-expectation, *chayidian* occupies the middle level in syntax: it is not far from the VP, syntactically occurring later than many other adverbs, but not as close to the VP as *mei* is.

It is found that the negator *mei* has another function of denoting *nearly*, *almost*, which introduces a counter-expectation event and expresses the mirative meaning. *Mei* in this use is much similar to *chayidian* in both semantics and syntax. Therefore, it can be argued that the expletive-negation construction *chayidian* (*mei*) VP is a combination of *chayidian* VP and its synonymous construction *mei_{almost}* VP. This generative mechanism can be called synonymous collocation.

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above, a semantic relation can be observed: negation—counter-expectation or mirativity—boundedness. First, negative forms tend to express counter-expectation, or there is a path of semantic evolution: negation → counter-expectation or mirativity. Second, the unmarked form of a counter-expectation event is a bounded VP, and mirativi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bounded aspects such as the perfect and the resultative.

Keywords *chayidian*, counter-expectation, quasi tense-aspect markers, completion of a sentence, boundedness, synonymous collocation

1. 引言

副词“差一点”是汉语语法界一个常谈常新的课题。学界聚焦于“差一点没 VP”的语义诠释规则(朱德熙 1959; 李小玲 1986; 渡边丽玲 Watanabe 1994; 袁毓林 2013; 范晓蕾 2018a), 因为该格式有“未 VP”和“VP 了”两种可能的诠释, 分为冗余否定式“差一点(没) VP”和真性否定式“差一点*(没) VP”(如

(1a))。那么,“差一点没 VP”诠释为“未 VP”和“VP 了”的条件是什么?方家对此争议颇大,这里不予赘述。本文关心一项更基础的课题——“差一点”的语法特点和使用条件是什么?这涉及很复杂的现象。“差一点 VP”仅有一种诠释“未 VP”,但有的合法,有的不合法(如(1b));同是表“未 VP”义,“差一点(没) VP”的使用范围看似是小于“差一点 VP”的(如(1c));同是真性否定式,“差一点*(没) VP”的使用范围又看似小于“差一点不 VP”(如(1d));“差一点 VP”往往拒绝“了₂”,但“差一点要 VP”通常需要“了₂”完句(如(1e))。

(1) 副词“差一点”的使用复杂性:

- a. 他在讲台上差一点(没)摔倒_{未摔倒}。VS. 他在讲台上差一点*(没)站稳_{站稳了}。
- b. 他在讲台上差一点摔倒_{未摔倒}。VS. *他在讲台上差一点站稳_{未站稳}。
- c. 他是不是差点儿摔倒啊? VS. *他是不是差点儿(没)摔倒啊?
- d. *他差点儿*(没)想回应领导的问话。VS. 他差点儿不想回应领导的问话。
- e. 他差点儿去南极(*了)_#。VS. 他差点儿要去南极*(了)_#。

上述情况以往少有关注,本文拓展这一课题,从篇章语义、单句形式、结构比较等维度综合考察“差一点”的使用状况,依次解答三个问题:1)该词的语义特征是什么?2)这些特征带来哪些句法后果?3)语义反常的“差一点(没) VP”的生成机制是怎样的?从而发现,“差一点”的使用决定于语义,表现在句法,据这两类因素可推导出“差一点(没) VP”的生成机制;这项考察揭示出“差一点”牵涉否定、反预期、时体等多个语法范畴,彰显了汉语句法及语义演变的若干共性课题。

本文包含三方面内容,得出多项结论,我们尽量以清晰有序的模式呈现全部的发现。这里有两点说明,一是南北方言的“差一点”类副词有使用差异,鉴于“差一点(没) VP”限于东北官话及其周边的北方方言,本文的普通话语料以北京人的语感为准;二是本文所论的“差一点”限于副词性的,不涉及“差一点就 VP”(如“他差一点就上了大学了”)——这里的“差一点”是谓词性的,使用上有不同,将另文详述。

本文使用的符号、术语见表1。另外,我们在分析“差一点”时会跟副词“没”做比较,为区别“没”的意义和词形,全文将它的否定义记作“未”,将它的词形记作“没”——后者按功能又分“没_未”和“没_{几乎要}”(4.1节)。下文的考察涉及“了₁、了₂”,若依句法位置定,“了₁”是紧附于V后、只能在宾语前的,“了₂”是附于VP后、可作句末助词的,但两者皆有准时体词、真时体词之分,这一点对我们下文的分析更重要(3.1节)。

符号	“(X)”表示可隐去X, “*(X)”表示必须用X, “(*X)”表示不能用X, 如(1)所示。句末的“#”表示可以完句, “* Ø#”表示不能完句。
术语	“谓语”指谓词短语, 不是主谓短语的“谓语”。相应地, “有界谓语”“非现实谓语”指有界性的谓词短语、非现实的谓词短语。 “环境”指功能词或谓语所在的语法环境, 一般是整个句子。例如, 说“‘没 _未 VP’用于现实性环境”指该结构式见于描述现实性状况的句子, 不是说当中的“VP”有现实性。
“差一点”格式	“差一点”有“差点、差点儿、差一点儿”等变换形式。“差一点VP、差一点(没) _{冗余否定} VP、差一点*(没) _{真性否定} VP”等格式统称“差一点E”。 “E”指特定事态及其表达形式, 主要指“差一点E”所否定和引介的事态。“差一点VP”“差一点(没)VP”的E是“VP”, “差一点*(没)VP”的E是“没 _未 VP”。

表1 本文使用的符号及术语

2. 语义特征：基于语篇的考察

朱德熙(1980: 90)主张“差一点”相当于一个否定词, 很多学者指出“差一点E”衍推“未E”(沈家煊 1999; 江蓝生 2008; 袁毓林 2011), 这似乎暗示它类似“没_未E”——后者正表示“未E”。本节依据“差一点E”的语篇表现来揭示它异于“没_未E”的三项语义特征: 断言E接近实现, E有反预期性, 常伴有意外语气。最后论证“差一点E”和“没_未E”的另一相同特征: 编码了“相对非将来”时制。

2.1 格式的断言义：接近E

“差一点E”虽然真值义含“未E”, 但该否定义仅是背衬性的衍推义, 整个格式重在表达“接近E”, 或曰“要实现E”, 这一肯定义才是它前突性的断言义, E是格式的语义核心(表义重点)。衍推义和断言义并非对立互斥的关系, 衍推义可以实现为断言义, 这里是说, 对于“差一点E”, 衍推的否定义是隐性的、不活跃的意义, 断言的肯定义是显性的、被强调的意义。

沈家煊(1999: 83)、袁毓林(2011: 68)认为“接近E”是“差一点E”的预设义, 我们的看法与之截然不同。如(2)所示, “差一点考满分”和“接近考满分”有平行的逻辑语义模式, 它们皆衍推“没考满分”, 受“不是”否定后均有“没考满分”和“考了满分”两种诠释, 这表明“差一点E”和“接近E”真值条件完全相同, 两者不会是“命题—预设”关系。

(2) “差一点E”和“接近E”的逻辑语义关系相同:

- a. 张三差一点考满分, 考了99分。(没考满分)
张三不是差一点考满分, 他连及格线都没过。(没考满分, 而且远离满分)
张三不是差一点考满分, 就是考了个满分。(考了满分, 不是“没有满分”)
- b. 张三接近考满分, 考了99分。(没考满分)

张三不是接近考满分,他连及格线都没过。(没考满分,而且远离满分)

张三不是接近考满分,就是考了个满分。(考了满分,不是“没有满分”)

我们可以从语篇角度证明“差一点 E”断言“接近 E”,异于“没_未E”。特定语境里,“差一点 E”往往可换为“接近 E”,但拒绝跟“没_未E”的互换,如(3)。渡边丽玲 Watanabe(1994: 82-3)提出“差一点”的一个语篇要求:两个分句若构成因果关系“因为 C,所以 E”,便可用“差一点”,形成“C,差一点 E”式。例如,(3a)的“超常发挥”和“考到满分”构成因果关系,可插入“差一点”;(3b)的“发挥失常”和“考到满分”不成因果关系,就拒绝“差一点”。可见,“差一点 E”仅依靠 E 来满足语篇衔接,它的否定义“未 E”不干扰全句的断言义,这表明该格式重在表达“要实现 E”,E 是语义核心。相反,“没_未E”的断言义是“未 E”,否定义作表义重点,用以实现语篇衔接。

(3) “差一点 E”和“没_未E”在语篇衔接上相反:

a. 这次考试他超常发挥, 差一点/接近于考到满分。

这次考试他超常发挥, * 没考到满分。

b. 这次考试他发挥失常, * 差一点/* 接近于考到满分。

这次考试他发挥失常, 没考到满分。

因果关系语境仅是“差一点 E”分布的典型语境之一,该格式报导具体事态,往往在叙事性语体中作推进事件链条进展的“前景句”,与其他事件句构成时间相继、因果致使或程度递进的“逻辑顺承”关系。袁毓林(2011: 71)指出“差一点”格式“侧重在表达某种有明显的终结点的动态性事件”,这正是前景句的特点。各类“差一点 E”均倾向作前景句(如(4)),凭借 E 与前后句构成语篇上的逻辑顺承关系,再次印证 E 是该格式的语义核心。这是肯定句的语篇特点,说明“差一点 E”的断言义跟肯定式“接近 E”相同。

(4) 各类“差一点 E”皆倾向作前景句、依靠 E 满足语篇衔接:

a. 另外三人联骑举刀杀来,突然努尔哈赤的坐骑因受惊吓,长啸一声,一下子跳起来,差一点将努尔哈赤掀下马来。(CCL)

b. 我昨天上班遇上堵车,耽搁了半个多小时,我只好下了公交自己步行,最后累得差点儿*(没)走到单位。

c. 还有一次,为了在中央电视台做一个宣传,他和妻子李银河被拉去客串,两人在烈日下被调度了几十分钟,反复折腾,差点(没有)中暑,结果节目播出时恰恰给剪掉了这一截。(CCL)

相比而言,“没_未E”的话语功能更庞杂,它可在议论性语体里说明抽象道理或反驳特定观点,这绝非“差一点 E”的话语功能。在叙事性语体中,“没_未E”常作补充事件主线的背景句,而“差一点 E”作背景句是受限的(如(5a))。“没_未E”也能作前景句,但必须有语用预设“已经/可能 E”(见 2.2 节),否则无

法报导信息,而“差一点 E”可自由作前景句,无语用预设也能报导信息(如(5b))。

(5) “差一点 E”和“没_未 E”的话语功能不同:

a. [背景信息]* 由于当年差点儿学会游泳,他掉下水后还扑腾了好一会儿。

由于当年没学会游泳,他掉下水后马上不行了。

b. [前景信息] 你知道吗?小王昨天上街买东西,却没带钱包。(无语用预设“上街买东西会带钱包”,这是常识状况)

你知道吗?小王昨天上街买东西,差点儿/(* 没)被一辆汽车撞到。(无语用预设“上街买东西会被汽车撞到”,这是特殊事件)

“差一点 E”的话语功能不同于“没_未 E”,它像叙事性肯定句一样自由报导信息,其断言义是肯定性的“接近 E”。“差一点”隐性衍推了否定义,显性断言了肯定义,这种语义效果颇似英语的 almost(Horn 2002)。

2.2 E 的客观特征:反预期

“差一点 E”比“接近 E”包含更多的语义特征,渡边丽玲 Watanabe(1994: 88) 就指出“差一点”句提出的事态“在说话人的心目中必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、非寻常的事件”,该描述符合母语者的直觉,但何为“不一样、非寻常”呢? 这需要精准的定义和有效的论证。范晓蕾(2018a) 指出使用中的“差一点 E”通常有 E 的语境预期(contextual expectation) ^①,它指语境里“E 实现”的标准规范、惯常状况或已知事实,这些内容皆是说话双方预先持有的谈话共识,作“差一点 E”句的背景信息,属于一种“语用预设”。该文从多个方面论证了“差一点 E”的真值义“未 E”必是合预期的,这相当于证明 E 是反预期(counter-expectation) 的,即 E 指反规范、反惯常或反事实的事态——本小节继续补充说明此点。注意,“反预期”指事态状况相悖于背景性的语境预期,是事态在信息价值上的客观特征,不是言者的主观义。

范晓蕾(2018a: 221) 观察到,虽然“差一点* (没) VP”和“差一点(没) VP”必须有语境预期,但“差一点 VP”允许语境预期的缺失,它的 E 可以无关任何规范、惯常或事实,只是纯粹的新信息,指无预期(non-expectation) 事态(如(6))。不过,无预期事态与反预期事态是相通的。退一步看,无预期事态完全不在谈话预期中,是始料未及的信息,也会令听话人意外,这表现为(6) 的“差一点 VP”前可添加“竟然、甚至”等反预期副词。再进一步看,(6) 的 E “某人谈情说爱”“扔起的帽子飘到别人手里”是生活中不常见的小概率事态,不严

^① 杨子(2017: 32, 34) 也用“预期”一词来诠释“差一点没 VP”的使用,它指“VP 事件意外程度的高低”“体现交际者对 VP 发生可能性高低的推测”。相比而言,范晓蕾(2018a) 的“预期”在概念内涵、类型划分和信息特点上均有精准的定位,适用范围也更全面(包括“差一点 VP”在内的所有“差一点 E”),故本文采用范晓蕾(2018a) 的界定。

格地说,它们可视为不明显的反预期事态^②。

(6) “差一点 VP”有时是无预期的 E:

- a. 那个夏天我(甚至)还差一点谈情说爱,我遇到了一位赏心悦目的女孩。(CCL)
- b. 她就站下来说“大家高兴得把帽子扔得高高的,我也扔了,掉下来(竟然)差一点飘到别人的手里去。”(CCL)

更重要的是,任何“差一点 E”的 E 绝不能是合预期事态,这表现为它排斥合预期副词“果然、自然、当然”,自由搭配反预期副词“居然、甚至、反而”(如(7))。E 是该格式的语义核心,是“果然”“居然”指向的目标成分,这表明 E 与合预期义冲突,与反预期义相容。由此解释了(1b)的“* 差一点站稳”为何不合法“站稳”是人姿势的常规状况,是合预期事态。

(7) “差一点”拒绝合预期副词、搭配反预期副词:

- a. 大家觉得他高考成绩会很好,他(*果然)差一点上了清华^③。
他复读阶段逃学旷课,这次考学(*自然)差一点再次落榜。
他身体本来就虚弱,又两天没睡觉,(*当然)差一点病倒了。
- b. 大家都觉得他高考不会很好,但他居然差一点考上清华。
我也学过他的饮食,不行,没几天胃就难受。没得到他那种过人的旺盛精力,
反而差点垮掉。(CCL)
我不被允许出现在新闻发布会,甚至差一点不被允许当这个市长。(CCL)

总之,“差一点 E”的 E 是反预期事态,又是格式的语义核心,那么“差一点 E”的显性断言义“接近 E”也有反预期性,可以说“差一点”编码了反预期性,是反预期标记。

再对比“没_未E”,否定式必须有语用预设(Givón 2001: 371, 如(5b)),它要求话语“先设”一个相应的肯定命题(沈家煊 1999: 44)。我们发现,“没_未E”的语用预设范围上大于“差一点 E”的语境预期,包含两种类型。第一,语用预设是交谈者明确提出的确定性观点“实际有 E”,“没_未E”是反驳具体观点,这无关反预期(如(8a))。第二,语用预设是交谈者默认的可能性状况“或许会 E”,它往往指标准规范和惯常状况——这正是上文所述的“E 的语境预期”,此时“没_未E”是报导实际状况,其真值义“未 E”是反预期的(如(8b)),这与“差一点 E”的“真值合预期”正相反。概言之,“差一点 E”和“没_未E”虽然逻辑语义相通,但信息模式总是相异,所以二者的使用不同。

(8) 语用预设的类型和否定式“没_未E”的反预期性:

② 这里将“无预期”视为“不明显的反预期”是简化做法。严格讲,“无预期”和“反预期”相互独立又有关联,可归并为“非预期”,共同对立于“合预期”。我们会另文详述不同“差一点”格式的 E 形成了“合预期—无预期—反预期”的梯度序列。

③ 该句换为“他果然差一点就上了清华了”会变好,因为“差一点就 VP”用合预期或反预期的 VP 皆可,但它并非“差一点 E”(第 1 节)。

- a. [语用预设是提及的观点“实际有E”，“没_未E”是被动反驳旧信息，不会有反预期性]

听说张三摔断腿了 [语用预设: 确定观点]。——没有的事，我见他了，他(真的) 没摔断腿。

- b. [语用预设是默认的可能“或许会E(应该/通常E)”，“没_未E”是主动报导新信息，可以有反预期性]

你知道吗？上次考试他(居然) 没写完作文题 [语用预设: 考试应该写完所有题目(标准规范)]。

你知道吗？昨天晚上他(居然) 没睡觉 [语用预设: 人晚上通常会睡觉(惯常状态)]。

上文显示，语用预设的类型可决定“没_未E”的反预期性，这归结于反预期状况是信息价值最大的(Dahl 2000: 27)，它须是主动报导的新信息。(8a)中话语确定了“有_{实现}E”，“没_未E”是被动反驳旧信息，这不会有反预期性，表现为它可用确认义副词“确实、真的”。(8b)里话语不确定“有_{实现}E”，“没_未E”是主动报导的新信息，可以带反预期性，表现为它接受意外义副词“居然、甚至”的修饰。因此，语用预设“是E”若指未曾确定的可能性状况，否定式的断言义“非E”往往有反预期性，第3-4节的讨论常依赖这一结论。

借助上段的分析，就能解释“* 差一点没要_{将来}VP”为何从不合法(如(9a))。我们发现“没要_{将来}VP”只能被动反驳旧信息，不能主动报导新信息(如(9b))，这使它不会有反预期性，难以作“差一点”的E，这也从反面证明了“差一点”的反预期性。

(9) “没要_{将来}VP”缺乏反预期性:

- a. [拒绝“差一点”] 昨天晚上楼上施工很吵，* 他差点儿没要睡觉。
b. [只被动反驳旧信息] 你爸爸要睡觉了吧 [语用预设]。——不是啊，他没要睡觉。
[不主动报导新信息] 你知道吗？* 昨天晚上他没要睡觉。

2.3 格式的主观义: 意外语气

“差一点E”的肯定性断言义加上E的反预期性，便是肯定一个反预期事态接近实现，该状况往往引起出人意料之感。这会造成“差一点E”常伴有主观性的意外语气，即 Delancey(1997)说的“意外性”(mirativity)。意外范畴表达说话人对信息的“惊讶”，是言者的主观态度，它跟信息的反预期性有关联，却不相同(陈振宇、杜克华 2015; 强星娜 2017)。渡边丽玲 Watanabe(1994: 88)提及任何“差一点”句都有意外语气。我们主张，意外语气是多数“差一点E”的伴随性语用义，仅凝固为“差一点(没)VP”的稳定性语法义。

语篇中，各类“差一点E”都高频伴随着意外语气，很多句子正表达因“E接近实现”而意外(如(10a))。一些句子看似关联惊喜义或后怕义，即惊喜于积极事态有实现的兆头，后怕于消极事态有实现的风险(如(10b))，其实这皆是意外语气呈现的特定效果。杨子(2017: 34)提出“差一点(没)VP”有强调出

乎意料的语用功能,但我们看到该语用效果也见于其他的“差一点 E”。相反,“没_未E”从不高频伴随意外语气或其他主观义,这是它与“差一点 E”的另一语篇差异。

(10) “差一点 E”常伴有意外语气(含惊喜、后怕):

- a. [意外] 胡安·佩尼西当选了议员,成了科学院院士,当了部长,甚至当他突然中风并仍然不忘用舌尖舐着他那颗破牙的时候,竟然差一点被加冕出任共和国总统。(CCL)
- b. [惊喜] 那时候我在山上学习班劳改的时候老唱歌……后来就把我调到宣传队了,还差点进了一个专业团体……(CCL)
- [后怕] 上次翻车,差点儿(没)摔下悬崖,还好有防护栏挡住了。

那么,意外语气是不是“差一点”编码的主观义呢?要检验这一点,可以测试它能否自由用于各类弱语气的非直陈句(简称“弱语气句”),如定语小句、假设小句、推测主句、中性问句。理论上,客观性的副词可自由用于各类弱语气句,如时间副词“突然、刚刚”(如(11a));强主观性的副词至少拒绝一部分弱语气句,如强语气副词“居然、的确”(如(11b))。某词在各类弱语气句中分布越受限,表明它的主观性越强。

(11) 不同类型的副词在弱语气句里分布不同:

- a. [定语小句] 儿子突然被打死的消息震惊了他。
[假设小句] 要是他儿子突然被打死了,他肯定难以接受。
[推测主句] 或许他儿子突然被打死了。
[中性问句] 他儿子突然被打死了吗?
- b. [定语小句] * 儿子居然被打死的消息震惊了他。
[假设小句] * 要是他儿子居然被打死了,他肯定难以接受。
[推测主句] * 或许他儿子居然被打死了。
[中性问句] ? 他儿子居然被打死了吗?

考察发现,各类“差一点 E”在这些弱语气句中的分布能力不同,“差一点 VP”最自由,“差一点*(没)VP”较自由,“差一点(没)VP”很受限(如(12))。由此推断三类“差一点 E”的主观性由低到高依次是:差一点 VP ≈ 差一点*(没)VP < 差一点(没)VP。换言之,只有“差一点(没)VP”编码了固定的主观义,这是其他“差一点 E”缺少的语法义。这也是用形式证明了前人的一些直觉判断,比如,Big(1989: 80)曾经指出“差一点(没)VP”除命题义外还标记了说话人评价 VP 反常的主观态度,江蓝生(2008: 487)也谈到该格式“表达出说话人对该事态的态度或看法,语句中同时传递出一种主观性的评价意义”。再综合“差一点”常伴随意外语气的语篇事实,便知“差一点(没)VP”的固有主观义是意外语气,该语气只是其他“差一点 E”的常伴性语用义。这就解释了(1c)

里“差一点(没)VP”的使用范围为何小于真值相同的“差一点VP”。

(12) 各类“差一点E”在弱语气句里分布不同:

- a. [定语小句] 上次差一点被他洗破的那件校服,一直放在衣柜里。
[假设小句] 要是校服都差一点被他洗破,他的手劲可不是一般的狠。
[推测主句] 听说校服让他洗过就不能穿了,或许差一点被他洗破吧。
[中性问句] 校服差一点被他洗破了吗?
- b. [定语小句] 上次差一点*(没)洗净的那件校服,一直放在衣柜里。
[假设小句] 要是校服都差一点*(没)洗净,他洗衣服可真是太马虎了。
[推测主句] 听说他洗校服时被他妈骂了,^{??}或许差一点*(没)洗净吧。
[中性问句] 校服差一点*(没)洗净吗?
- c. [定语小句]^{??}上次差一点(没)被他洗破的那件校服,一直放在衣柜里。
[假设小句] *要是校服都差一点(没)被他洗破,他的手劲可不是一般的狠。
[推测主句] 听说校服让他洗过就不能穿了,*或许差一点(没)被他洗破吧。
[中性问句] *校服差一点(没)被他洗破吗?

2.4 “差一点”的时制义:相对非将来

讨论完“差一点”跟“没_未”的不同点,下面看它们的相同点。周韧(2015:176)指出“差一点”只能用于现实性(realis)环境,拒绝非现实(irrealis)环境。非现实范畴包括典型成员和不典型成员,典型的非现实环境指某状况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特定时间,如事件情态(event modality)^④、将来事态;不典型的非现实环境指某状况的真实性未得到确定,它可以表达过去或现在的事态,如假设小句、推测主句、中性问句的情况。我们发现,“差一点”只拒绝典型的非现实环境(如(13a)),接受不典型的非现实环境(如(13b))。

(13) “差一点”只拒绝典型的非现实环境:

- a. [事件情态句] 要想进入面试,*他必须差一点考到满分。
[将来事态句] 他再努力一点,*会差一点考到满分的。
- b. [假设小句] 要是这种考试他都差一点考到满分,那就太厉害了!
[推测主句] 老师说他这次考试很不错,可能差一点考到满分了。
[中性问句] 这次考试,他是不是差一点考到满分了呢?

尽管周韧主张假设小句、推测主句、中性问句因有非现实性而不用“差一点”,但其文中例证(周韧2015的例26a, c, d, f)的语病不是句子的非现实性所致,而是源于当中“差一点”的E缺乏反预期性,易被视为合预期事态。事实上,这三个句类是可以用“差一点”的,如(13b)所示。

“差一点”的非现实限制跟“没_未”是相同的,后者也是只拒绝事件情态句和将来事态句,说明二者编码了相同的现实性意义,该意义可定义为“相对非将

^④ 事件情态主要指表能力、客观可能、许可、必要的句子(Palmer 2001)。

来”(relative non-future) 时制(简称“非将来义”)。这一时制义包括相对过去时和相对现在时,近似于汉语学界传统上说的“已然”,但它的时间位置关系有“相对性”,其参照时间不限说话时间和本句内的时间状语,还包括句法或语篇上相邻句子的事态时间。这体现在“差一点”和“没来”可用于描述将来事态的假设小句“要是明天他差一点/没迟到,那又怎样?”),因为本就表条件的假设小句参照于表结果/结论的后续主句,在时间和逻辑上总是预先存在的状况,属于一种相对过去。3.2 节会简析汉语的“相对时制”。

我们将“差一点”和“没_来”界定为“相对非将来”而不是“相对过去”,是因为“没_来E”描述过去或现在的状况均可(如(14a))。尽管“差一点E”仅描述过去状况(如(14b)),但这并非它的时制义造成的,应归因于它对E的情状(situation)限制。Smith和Erbaugh(2009 [2005]: 305)指出,无界事态(unbounded situations)的默认时制是现在时,有界事态(bounded events)的默认时制是过去时。我们在此基础上继续推导:无界事态与非将来义组合,指过去、现在皆可,如“刚才/此刻他在睡觉”;有界事态与非将来义组合,只能指过去,如“刚才/(* 此刻)他睡到自然醒了”。这两种事态被否定后,时间所指大致不变,比如,“没_来+无界性E”表达“实际不存在某个持续性事态”,持续义加非将来义指过去、现在均可;“没_来+有界性E”表达“实际不存在某个终结性事态”,终结义加非将来义只能是过去(如(14c))。然而,“差一点”不像“没_来”那样允许无界性E,通常要带有界性E(3.3节),总是表达“接近于某个终结性事态”,这只能是过去。因此,“差一点”和“没_来”时间范围的差异源于二者E的情状范围有所不同,两词的时制义皆是非将来义,这是它们除否定义外的另一相同点。

(14) “没_来E”和“差一点E”的时间差异:

- a. [“没_来+无界性E”指过去、现在]刚才/此刻他没_来睡觉。
- b. [“差一点E”仅指过去]刚才/(* 此刻)他差点儿睡到自然醒。
- c. [“没_来+有界性E”往往指过去]刚才/(* 此刻)他没_来睡到自然醒。

2.5 小结

以往文献较好地描述了“差一点”的语义,如上文所引的“非寻常、意外、现实性”,但这多是未加证明的直觉性观察,界定也不甚明确。为使“差一点”的语义分析精确化,本节用可操作的形式证据论证出“客观的反预期性、语用上的意外语气、相对的非将来义”等特征,清晰地刻画了它们的内涵和范围,并纠正了以往观察的疏漏之处。我们还修正了前贤所持“‘接近E’为预设义”的判断,主张“接近E”是“差一点E”的显性断言义。那么,“差一点”的意义应表述为:某个违规或反常的事态虽未实现,但实际上接近实现,这一状况往往令人意外。可见,“差一点E”兼有隐性的否定义和显性的肯定义:对于反预

期事态 E, 实情“未 E”是合预期的, 这仅是语义真值; 但趋势“接近 E”是反预期的, 这才是断言重心。

3. 句法后果: 限于单句的分析

本节仍沿着与“没_未”比较的思路, 剖析“差一点”的否定义、非将来义、反预期性带来的句法后果, 聚焦于单句内“差一点 E”的如下形式特点: 弱时体倾向、完句效应、有界性倾向、句法层级居中。本节不谈“差一点(没) VP”, 留待第 4 节详解。接下来的多项讨论依赖“差一点 E”的发展史, 即 Shyu 和 Chuang(2015) 的考察结论“差一点”的副词用法产生于明代语料, 当时只有“差一点(没) VP”“差一点 VP”, 前者的用例多于后者。“差一点 VP”的用例到清朝中后期有所增加。“差一点*(没) VP”直到 1949 年后才出现, 至今用例很少。

3.1 E 的弱时体倾向: 否定义的后果

“差一点 VP”描述过去状况, 通常带有界 VP(3.3 节), 格式整体属现实性的有界谓语。一般地, 现实性的有界谓语要用“了₁、了₂、过”等时体词, 尤其是有“了₂”方能完句, 除非有数量宾语(郭锐 2015)。然而, 如(15)所示, “差一点 VP”往往拒绝“了₂”, 即使用“了₂”也有严苛的限制条件; 它能自由地用“了₁”, 但亦可省去“了₁”。因此, “差一点 VP”句可以不含任何时体词, 这不同于对应的现实句, 表明“差一点”的 E 有弱时体倾向。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 E 的实际发生被否定了, 指非现实事态, 汉语非现实事态的表达是排斥时体词的(郭锐 2015)。

(15) “差一点 E”排斥 E 的时体编码:

- a. [拒绝“了₂”] 他差一点去南极考察(*了₂)#。VS. 他去南极考察*(了₂)#。
- b. [限制“了₂”] 他差一点认错人(了₂)#。VS. 他认错人*(了₂)#。
- c. [可省“了₁”] 他差一点上(了₁)清华呢#。VS. 他上*(了₁)清华呢#。

虽然(15a, c)用到“了₁、了₂”, 但这些“了”并非成熟的时体词, 证明这点是依赖于北方方言的一个特殊现象。很多北方方言的“了₁、了₂”各自皆有强、弱两个变体形式, 强变体的语音形式更接近动词“了_{完结liao}”。例如, 北京话是“喽_{1强变体}/了_{1弱变体}”和“喽_{2弱变体}/了_{2弱变体}”, 邢台话是“喽_{1强变体}/嘛_{1弱变体}”和“喽_{2强变体}/嘛_{2弱变体}”。范晓蕾(2018b)指出这些变体有分布及性质的差异, 如(16)所示, 强变体的“了₁、了₂”用于非现实 VP, 我们认为它们时体义不完备、语法化程度较浅, 可称为“准时体词”(记为“了_{1准}、了_{2准}”); 弱变体的“了₁、了₂”用于现实性 VP, 我们认为它们时体义完备、语法化程度很深, 可称为“真时体词”(记为“了_{1真}、了_{2真}”)。这一结论是对以往观点的扩展和深化, 马希文(1983)、木村英树 Kimura(1983)等指出祈使句、否定式的“了₁”是类似“掉的

结果补语,确切而言是动相补语(phase complement),这与我们所论“非现实 VP 的‘了₁、了₂’是准时体词”相通,但不相同。

(16) 北京话、邢台话里不同谓语的“了₁、了₂”有变体差异:

- a. [北京]快吃喽_{1准}那碗饭!(非现实) VS. 他刚才吃了了_{1真}那碗饭了。(现实)
[北京]别认错人喽_{2准}。(非现实) VS. 他刚才认错人了_{2真}。(现实)
- b. [邢台]快吃咥_{1准}那碗饭!(非现实) VS. 他刚儿吃嚼_{1真}那碗饭嚼了。(现实)
[邢台]要认错人咥_{2准}。(非现实) VS. 他刚儿认错人嚼_{2真}。(现实)

语法化最浅的“了₁”固然像词汇性的动相补语“掉、成、完”一样有“结果达成”义(范晓蕾 2018b: 433),但它还有异于这些动相补语的语法特点。第一,祈使句的“了₁”是以往文献公认的动相补语,它可附于动结式上,但普通动相补语不能如此(如(17a)),这说明“了₁”的句法辖域总是大于动相补语。第二,木村英树 Kimura(1983: 27-8)等认为补语性的“了₁”须搭配去除义动词,但“V_{去除义}+了₁”在某些非现实 VP 里不能替换“V_{去除义}+掉/完/成”(如(17b)),可见,语法化程度最浅的“了₁”也不及动相补语那样分布自由,说明它对谓语的时间属性有所要求,已编码微弱的时体义。因此,任何“了₁”都是语法化程度深于动相补语的。我们将另文论证,一些非现实 VP 的“了₂”是语法化程度较浅的准时体词,下文展示它区别于“了_{2真}”的特点是其辖域限于单个的 VP、不能促成完句。概言之,非现实 VP 的“了₁、了₂”虽然时体义不完备、语法化程度浅,但未浅到补语“掉”的程度,故定为“准时体词”。

(17) 语法化最浅的“了₁”也不同于词汇性的动相补语:

- a. 你去把校服洗净了₁/(* 掉)。
咱们别吵醒了₁/(* 掉)人家啊。
- b. 你吃(* 了₁)/完早饭以前记得看看时间。
售楼员一天卖(* 了₁)/掉两栋房子才会有提成。

“差一点”的 E 属非现实 VP,它的“了₁、了₂”在北京话、邢台话里正是强变体形式的“了_{1准}、了_{2准}”(如(18))。帅志嵩(2014: 620-1)主张古汉语“差一点”类副词后的“了₁”类似于“没_未VP”的“了₁”,是补语成分,这相当于认同它语法化程度很浅。但“没_未VP”的“了₁”只搭配去除义动词等有限的谓词,“差一点 VP”的“了₁”是自由搭配谓词的,其语法化程度显然更进一步,最宜看作准时体词。范晓蕾(2018a: 215-6)指出“差一点 VP”用“了₂”的条件是 VP 蕴含结果状态,如(15b)的“认错人”有结果“人错”,当中的“了₂”相当于结果达成义的动相补语,这暗示其句法辖域限于单个的 VP,未到整句,如(15b)的句法层次是“差一点+[认错人+了₂]”,那么它应是“了_{2准}”。总之,“差一点”的 E 至多只能用准时体词,这是它弱时体倾向的另一表现。以下讨论中还会参考北

京话、邢台话“了”的变体形式来解析其他句法问题。

(18) “差一点E”的“了”皆是强变体,属准时体词:

a. [北京] 他差点儿上喽_{1准}清华呢。

[北京] 他差点儿认错人喽_{2准}。

b. [邢台] 他差点儿上喽_{1准}清华嘞呢。

[邢台] 他差点儿认错人喽_{2准}。

E的弱时体倾向可解释几类“差一点E”产生时间和使用频率的差异。“差一点*(没)VP”是“否定+否定=肯定”的合逻辑格式,却是最晚出现的“差一点E”格式,至今用例极少,该事实多少令人意外。范晓蕾(2018a: 220)认为这归因于识解它的“双重否定”模式比较费力,当中的“没_未VP”对语境信息的依赖度很高。对此,本文补充另一动因“差一点”的E有弱时体倾向,而“没_未”含非将来义,自然也为E所排斥。相反地,“不”未编码时体义,理论上更易用于“差一点E”,事实正也如此。从帅志嵩(2014)的考察来看,历史上的“差一点”类副词是“险些、争些、差些”等,它们与“不”的搭配早已见于宋元时期,直到明代才有搭配“不曾、没”的情况。而且,一些南方方言有“差一点+不”类格式,极少用“差一点没VP”类格式^⑤。普通话里,“差一点+不”式也是更常用的,包括“差一点不VP”“差一点V不C”。除了有些VP的否定词只用“不”(如(19a)),还有些VP本来能用“没_未”,但在“差一点E”里只用“不”(如(19b))。当然,很多VP既用“差一点*(没)VP”,也可用“差一点+不”式(如(20))。总体而言,“差一点”类副词普遍排斥含时体义的否定词,更易接受无时体义的“不”,这就解释了(1d)的情况。

(19) 只能用“差一点不VP”的情况:

a. [否定式只有“不VP”的]

中央乐团差点不/(?没)姓“国”,而跟了海南一家公司的“姓”了。

刘桂英的父亲一愣,差点不/(^{*}没)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我本来挺自在,让你这一闹差点不/(^{*}没)自在。

b. [否定式兼有“不VP”和“没_未VP”的]

这海峡,就是那个大胆的航海家也差点儿不/(?没)敢冒险通过。(对比:那个航海家没敢冒险通过)

我爱他人品好,恨他进步慢,伤心不能和他好。有一段时间,我差点不/(^{*}没)等他了……(对比:我没等他)

他有点激动,差点儿不/(^{*}没)那么平和从容。(对比:他没那么平和从容)

(20) “差一点*(没)VP”可换为“差一点+不”的情况:

^⑤ 例如,广州话可以说“差啲医唔_不好”(差点儿治不好),不能说“差啲有_没医好”(差点儿没治好)。

- a. 她爸爸差点儿不/没来参加她的婚礼。
昨天老张太忙了，差一点不/没能按时吃药。
- b. 他的小感冒差一点治不好/没治好。
他差一点不能/没拿到毕业证。

3.2 “差一点”的完句效应：非将来义的后果

异于多数副词的是，“差一点”有完句效应，可促成完句(如(21a))。即使“差一点 VP 了_{2准}”完句也是依靠“差一点”，“了_{2准}”是无法完句的成分，北京话、邢台话可清楚地展示这一点(如(21b))。汉语里促成完句的功能词可称为“完句词”，这里只针对直陈语气的动态事件句^⑥。“没_未”和“了_{2真}”也是完句词(如(21c))，这对应于“差一点”极少搭配这两个词的事实，毕竟语法性质接近或相同的词是排斥共现的。

(21) “差一点”有完句效应：

- a. [促成完句]他差一点认错人_#。VS. 他认错人_{*} $\emptyset$ _#。
- b. [北京]他差点儿认错人_{2准}_#。VS. 他认错人_{2准}_{*} $\emptyset$ _#^⑦。
- [邢台]他差点儿认错人_{2准}_#。VS. 他认错人_{2准}_{*} $\emptyset$ _#。
- c. [其他完句词]他没认错人_#。/他认错了_{2真}_#。

“差一点”的完句效应归因于它的非将来义，因为汉语的完句词通常都编码了时制、体貌意义，如邢台话可促成完句的“了₂”只能是“了_{2真}”，它是时体义完备的助词。也就是说，汉语的完句取决于某种抽象的时间意义，那这种时间意义是什么？Tsai (2008)、郭锐(2015)集中于汉语的现实句探讨完句和时体词的关系，为此指引了方向。Tsai 认为，句法树上“了₂、在_{进行体}、过_{经历体}”处于外层体貌(outer aspect)的节点，它们可以向上移到时制节点，从而锚定事态的时间位置，促成完句。这些时体词何以是外层体貌呢？郭锐(2015)道出当中的语义内涵：它们能提供“外部时间参照”，标示谓语核心和全句参照时间的位置关系，令事态得以定位于现实世界。由此可见，汉语虽缺乏仅参照说话时间的绝对时制，却有参照时间灵活的“相对时制”(relative tense)，它引发完句效应，是完句词的必有意义。我们认为，句末时体词“了_{2真}、呢_{持续体}”的共有意义是 2.4 节界定的“相对非将来”^⑧，这是汉语里决定现实性的动态事件句完句的相对时制义，但“在_{进行体}、过_{经历体}”的完句效应另有动因(将别文详述)。我们发现，汉语里非现实的动态事件句也有完句问题，起决定作用的相对时制义是

⑥ 这排除“他上了清华呢！他上了清华吗？”等强语气句、疑问句，也排除“你很聪明、我喜欢打球、棉花能织布”等静态事件句，它们的完句条件有所不同。

⑦ 北京话“他认错人喽！”带感叹语气便能完句，但这是另外一个“了_{2真}”，会另文详述。

⑧ 本文的“相对非将来”不同于郭锐(2015: 439)的“外部时间参照”，前者的参照时间可以是句法或语篇上相邻的其他句子的事态时间，并非后者那样限于句内的时间成分。

“相对将来”，即下文所述“会_{将来}”的意义。本文显示，完句词不止有时体词，还有“差一点、没、会”等编码了相对时制义的副词及助动词；而且，完句词只是允许完句，并非强制完句，它们也用于假设小句、原因小句等不完句的从属句，这类似于英语的定式动词(finite verbs)除主句外也能用于从句的现象。

“差一点”的非将来义也是E弱时体倾向的动因之一，该意义会禁止E重复编码时体义，所以，E的弱时体倾向和“差一点”的完句效应是相关联的句法特征。这令“差一点VP”异于其他状中式，典型的状中式如“马上VP、一定VP”，当中的“马上、一定”不影响VP的时体编码和完句状况，而“差一点”有绝对的句法制约力，限制VP的时体编码并促成完句。因此，“差一点VP”的句法关系可称为“制约性状中式”，同属制约性状中式的还有“没VP”，“没”也限制VP的时体编码、可促成完句。第4节再详论“差一点*(没)VP”和“差一点(没)VP”的句法关系，它们两者略有不同。

“差一点”的非将来义引起它词项搭配的限制：它的E容易接受毫无时制义的“不”，尚可容纳时制义相同的“没_未”，但完全拒绝与非将来义冲突的词。“会”“要”皆被视为表将来的助动词，但“差一点”拒绝“会_{将来}”而接受“要_{将来}”(如(22))，这归因于“会_{将来}”是含将来时制义的功能词，“要_{将来}”是不含任何时制义的词汇词，如下分析。

(22) “差一点”搭配“会_{将来}VP”和“要_{将来}VP”有差异：

- a. * 他差点儿会当上村长。
- b. 他差点儿要当上村长了。

“会_{将来}”可促成完句，属完句词(如(23a))，那它编码了怎样的时制义？“会_{将来}”是侧重句法表现(完句效应)的界定，囊括了范晓蕾(2016)基于语义特征及跨语言差异界定的“会_{条件必然}、会_{计划性将来}”和预测将来事态的“会_{认识必然}”，它除标示说话时间之后的绝对将来，还在惯常句、反事实句标示某种条件之后的相对将来(如(23b))，这些皆属典型的非现实环境^⑨。但“会_{将来}”不能描述过去情景里特定的相对将来事态(如(23c))，此乃现实性环境。总之，它只能在非现实环境中引出将来事态，表达纯粹“非现实”的将来义“在将来的或不定指的时间T^⑩，必然有事态E”，这是汉语的“相对将来”时制，可决定非现实的动态事件句的完句。既然“差一点”和“会_{将来}”编码了相反的时制义，必然不能连用。

(23) “会_{将来}VP”编码了将来时制：

⑨ “会_{认识必然}”在否定或疑问的环境也能推测过去事态“没想到他会上了大学!”、现在事态“现在他会不会在家里呢?”，这皆是不典型的非现实环境，当中的“会_{认识必然}”不负责完句，不属于“会_{将来}”，需另当别论。

⑩ 绝对将来句的参照时间自然是“将来时间T”；惯常句的参照时间是类指性的，反事实句的参照时间是非真实的，后两者可归为“不定指时间T”。

- a. [促成完句] 明年他* (会) 当上村长#。VS. 明年他当上村长* Ø#。
- b. [限于非现实环境] 北方的河冬天会结冰。(惯常句)
如果当初她嫁给小王, 现在应该会离婚。(反事实句)
- c. [拒绝现实性环境] 去年我离开时, * 他就会当上村长的。(过去事态句)

相反地, “要_{将来}”不能促成完句, 它须依靠“了_真”完句^⑪, 这类似现实句(如(24a)); 它的否定词拒绝“不”、更易用“没_未”(如(24b)), 这也类似现实句。而且, “要_{将来}”既用于绝对将来句、惯常句、反事实句等非现实环境(如(23b)均可用“要”表达), 也用于现实性环境描述特定的相对将来事态(如(24c)), 因此, 它表达无关“现实/非现实”的将来义“在任一时间 T, 将出现事态 E”。换言之, “要_{将来}”是表“趋近于发生……”的谓宾动词, 未编码任何时制义, 它跟“趋近于”一样属词汇词, 自然能跟“差一点”连用。

(24 “要_{将来} VP”未编码将来时制:

- a. [完句靠“了₂”] 明年他要当上村长* (了) #。VS. 明年他要当上村长* Ø#。
- b. [否定用“没”] 老王要当村长了? ——这是谣言, 他(* 不) /没要当村长啊。
- c. [接受现实性环境] 去年我离开时, 他就要当上村长了。(过去事态句)

3.3 E 的有界性倾向: 反预期的实现形式

张庆文(2009)、袁毓林(2011)、帅志嵩(2014)皆论及“差一点 VP”一般带含终结点的有界 VP(如(25a)), 即“差一点”的 E 存在有界性倾向^⑫。我们发现, 它的有界 VP 还有一个附加要求, 即须标示出事态的结果状况, 具体而言, 用宾语、结果补语显示主体或客体论元的结果状态, 或用动相补语, “了_{1准}”明确事态自然终结点(含预期的特定结果)的达成。例如, “差一点+单个的有界 V”不合法, 因为它未从形式上标示结果的具体状况, 故需要宾语、结果补语或“了_{1准}”来明确这一点(如(25b))。同样地, “V+无定数量 NP”属有界 VP, 但多数都难以搭配“差一点”, 要用结果补语或“了_{1准}”挽救(如(25c)), 因为无定数量 NP 一般是量化 V 的, 并不指示结果。但“V+(一)个 X_{结果}”可自由搭配“差一点”(如(25d)), “(一)个 X”式结果宾语虽形似无定数量 NP, 却是指明结果内容的。再者, 把字式、被字式总能搭配“差一点”(如(25e)), 因为它们句式上蕴涵结果状况。

(25 “差一点 VP”要求有界 VP 并标示出结果状况:

⑪ “要_{将来}”可以引介不可控事件, 这区别于只引介可控事件的“要_{意愿}”, 后者完句不用“了₂”, 如“我要_想吃榴莲”。“要_{将来}”也能引出可控事件, 如“他要睡觉了”, 这需辨别。

⑫ 之所以说“E 的有界性”是“倾向”而非“要求”, 一是因为有些动态义的无界 VP 可进入“差一点 VP”, 如“他激动得差点儿大声喊叫”, 这种例子数量偏少; 二是因为“差一点不 VP”“差一点* (没) VP”其实是带无界事态的 E, 见 3.3 节。另外, 有的“差一点 VP”看似用无界 VP, 如“一场股灾之后, 他这_些年在股市上的收获差点儿等于(了)零”, 但该语境里“等于零”应视为隐含“了”的有界事态。

- a. 书上的字迹差一点(* 模糊) / 模糊了。(结果 “模糊”达成)
昨天他差一点(* 跑马拉松) / 跑完马拉松。(结果 “跑马拉松”完毕)
- b. * 敌人差一点到。VS. 敌人差一点到村口。(结果: 敌人在村口)
* 小王差一点摔。VS. 小王差一点摔跟头。(结果: 出现“跟头”)
* 房顶差一点塌。VS. 房顶差一点塌下来。(结果: 房顶下来)
* 小狗差一点死。VS. 小狗差一点死了。(结果: 预期结果“死去”达成)
- c. * 他差点儿扔十块钱。VS. 他差点儿扔掉十块钱。(结果: 十块钱消失)
* 他差点儿睡一天。VS. 他差点儿睡满一天。(结果: 一天的终点达到)
* 他的罚款差点儿交两次。VS. 他的罚款差点儿交了两次。(结果: 两次达到)
- d. 他差点儿吃个哑巴亏。(结果: 出现“哑巴亏”)
他差点儿睡个不省人事。(结果: 不省人事)
他的钱差点儿输个干干净净。(结果: 干干净净)
- e. 他差点儿把警察揍一顿。(结果 “揍警察”到“一顿”的量)
他差点儿被绑匪折腾一天。(结果 “被折腾”到“一天”的量)

“差一点”对 E 的有界性要求跟它的反预期性应该相关。信息的反预期性与言者的意外语气有直接关联是不言自明的, 而跨语言研究证实, 意外语气跟完成体、结果体是密不可分的(Delancey 1997; Hengeveld and Olbertz 2012; 强星娜 2017), 那么, 反预期与完成体、结果体这类有界性的体貌义理应存在联系, 亦即反预期和有界事态是相关联的。语义上, 反预期和有界性都蕴含“变化”。反预期指当前信息异于先前的预期状况, 这是“语篇变化”, 它最易联系到事态的自身变化, 那么, 反预期事态往往表达“状况变化”; 而有界 VP (尤其含结果义时) 正是指状况变化, 因为它的自然终结点蕴涵“出现变化”, 如“到家”指从“在外面”变为“在家里”。因此, 反预期事态的无标记形式是有界 VP (尤其是结果义 VP), 第 5 节会给出更多例证。

虽然确定了反预期和有界性的联系, 但针对“差一点”而言, 我们不敢说反预期性是“起因”、有界性倾向是“后果”。从语法化起源看, “差一点 VP”最初像连动式“差两步 VP”(如“差两步到终点”)一样, 它的 VP 指要达到的目标, 即预期的结果(4.2 节), 这是结果义事态, 所以“差一点 VP”起初就要求有界 VP。或许, 正是由于“差一点”起源上要求有界 VP 才发展出它的反预期性, 即有界性是“起因”、反预期是“后果”。汉语还有“几乎、差不多、险些”等一批接近义副词, 它们并非都有反预期性, 但都有一个句法倾向: 搭配结果义の有界 VP, 这应是它们共同的接近义带来的, 因为接近的目标须是终结点明确的事态。总之, 有界性、反预期、变化义、目标义之间存在玄妙的联系, 孰为因、何为果, 有待探究。

再看, 其他“差一点 E”有不同的句法要求, “差一点* (没) VP”和“差一点

不 VP”的 E 是否定式“没_未 VP、不 VP”(如(26)), 否定式都属无界谓词(Klein 1994: 48; Bartsch 1995: 31), 也就是“差一点”对否定式 E 放松了有界性要求。这或源于否定式往往有反预期性(2.2 节), 足以配合“差一点”对 E 的语义要求, 便不必再要求有界性。也就是说, E 的反预期性是“差一点”最根本的语法要求, E 的句法有界只是实现该要求的主要形式。

(26) “差一点* (没) VP”和“差一点不 VP”的句法要求:

- a. 这孩子上学赶时间, 差一点没吃早饭/没吃完早饭。
- b. 这孩子跟父母赌气, 差一点不吃饭/不想吃饭。

“差一点 E”的弱时体倾向令它排斥“了₂”, 但有界性倾向又有时需要“了₂”, 因为加“了₂”是无界谓词“有界化”的典型手段。确实, 一些“差一点+无界性 E”常用“了₂”, 这符合有界性倾向。比如, “差一点不 VP”能自由带“了₂”(如(27a)), 因为无界谓词“不 VP”加“了₂”就是表状况变化的有界事态(如(27b))。可见, “差一点 E”的有界性倾向令它更易突破弱时体倾向, 但“差一点不 VP 了”仍是用“了_{2准}”(如(27c))。

(27) “差一点不 VP”自由用“了_{2准}”:

- a. 他穿得破破烂烂的, 保安差点儿不让他进门(了)。
- b. 保安不让他进门。(隐含“一直不让他进门”) ≠ 保安不让他进门了。(预设“之前让他进门”)
- c. 保安差点儿不让他进门喽_{2准}。(北京话)

注意, “差一点不 VP 了₂”合法首先源于“不 VP”接受“了₂”, 而“差一点* (没) VP”总是禁止“了₂”, 因为“没_未 VP”本身是排斥“了₂”的。

3.4 “差一点”句法层级居中: 非将来、反预期的合力效果

上文论及可搭配“差一点”的多个副词成分, 它们的句法连用顺序大致是“[居然+差一点+没_未]+VP”, 这反映它们由高到低的句法层级。语义上, “居然”编码了言者对命题的评价义; “差一点”编码了反预期和非将来义; “没_未”编码了非将来义。这些特征跟 VP 的语义关系由远及近, 序列是“言者评价>反预期>非将来”(“>”表示语义距离 VP 更远)。言者评价是对整个命题的主观态度; 反预期是 VP 相对于句外语境预期的语篇关系, 属客观特征; 非将来指 VP 相对于句内外参照时间的位置关系, 属自身属性。这些词跟 VP 的句法距离正对应于它们之间的语义距离, 体现了句法象似性。

由是观之, 非将来义加反预期性的合力效果是“差一点”句法层级居中。一方面, 非将来义是 VP 的时制特征, 导致“差一点”离 VP 不会很远, 句法上位于很多副词之后(如(28a))。另一方面, 反预期性是牵涉句外信息的语篇特征, 语篇意义会使副词远离 VP, 所以“差一点”不像“没_未”那样靠近 VP: 它相

比“没_未”能出现在更多副词之前(如(28b)),更易接受“了_{1准}、了_{2准}”(如(28d))。“差一点”和“没_未”句法层级很接近,但前者略高于后者,这对应于两者的异同点状况。两词句法上的接近与它们之间的相同点有关:均编码了否定定义和非将来义,搭配的“了₁”是“了_{1准}”,自身有完句效应,与VP形成制约性状中式。“差一点”层级略高与它异于“没_未”的特性相联系:显性地断言肯定义,有反预期性,用“了_{1准}”更自由,还能用“了_{2准}”,倾向带有界VP。这些特点都是“没_未”不具备的,尤其是“没_未”用“了_{1准}”极受限,并完全禁止“了_{2准}”。

(28) “差一点”的句法层级和浮动性:

- a. 瓦尔瓦拉·伊万诺夫娜说,因为她开始说起法国话来,老百姓就_{承接义}差一点/
(* 差一点就)没把她打死……(CCL)
她在电话中问了我许多问题,大部分是关于我怎么看待那些没有结婚又_{几乎接近义}差一点/(* 差一点几乎)作了妈妈的女孩子……(CCL)
- b. 继上届比赛赢过加拿大队之后,他们今天又_{重复}差一点/差一点又得冠军。VS.
他们今天又没/(* 没又)得冠军。
他当官贪污受贿,生活糜烂,结果栽了跟头不说,还_{递进}差点/差点还送掉了小命。VS. 他还没/(* 没还)送掉小命。
- c. 他差一点摔(了_{1准})跟头。VS. 他没摔(* 了_{1准})跟头。
他差一点认错人(了_{2准})。VS. 他没认错人(* 了_{2准})。

同时,“差一点”有一定的句法浮动性,跟“又、还”等连用时可前可后(如(28b)),说明它处于语法化的活跃期,功能在变动中。从最近几十年“差一点E”开始接受含非将来义的“没_未”来看,以后E会接受真时体词,这或导致“差一点”丢失时制义,不断充实反预期性、固化意外语气,最终变成一个句法层级更高的语气副词。因此,“差一点”的演化过程大致是:谓词_{差距义}→时制副词_{非将来}→语篇副词_{反预期}→语气副词_{意外}。

4. “差一点(没)VP”的生成机制:结构比较的视角

本节详解“差一点(没)VP”,它因表面上“否定+否定=否定”的反常语义效果颇受方家关注,本节借助第2、3节的结论来推导它的句法关系和生成机制,并重审“差一点没VP”的歧义现象。我们采用结构比较的方法,将“差一点(没)VP”与真值相同的“差一点VP”“没VP”、句法平行的其他结构式进行比较,这样才能准确定位它的语法特性、构建理论假设。

4.1 近义截连的准并列式

“差一点(没)VP”不止语义效果反常,而且使用限制最多,它虽然也存在有界性倾向,但有很多异于其他“差一点E”的特点。第一,它只允许VP承载重音(李小玲1986),焦点必须是VP,不能是“差一点”或“没”。同时,VP必

须是新信息,证明这一点可借助“的确”,该副词用于确认事态的真实性,受它约束的VP必是话语中先行谈及的旧信息。结果显示,“的确”可以修饰其他“差一点E”,但不能修饰“差一点(没)VP”(如(29a)),这表明其他格式的VP可以是旧信息,“差一点(没)VP”的VP只能是新信息。第二,它是唯一拒绝弱语气句的“差一点”格式,编码了意外语气,主观性高于其他的“差一点E”(如(29b),又见2.3节)。

(29 “差一点(没)VP”的使用范围小于“差一点VP”:

a. 你那天应该把他放了_(旧信息)。——当时我的确差点儿把他放了。/* 当时我的确差点儿(没)把他放了。

b. 他是不是差点儿迟到了? VS. * 他是不是差点儿(没)迟到了?

要解释“差一点(没)VP”的独特性,需诉诸它的生成机制。对此,以往看法主要是“隐性否定义的有形化”,江蓝生(2008)用“概念叠加、构式整合”论证(没)源于“差一点”叠加上它的衍推义“没_未”,袁毓林(2013)提出(没)是“差一点”的隐性否定定义发生“语义溢出”才出现的词形。两位学者就各自的假设给出了平行例证,有(没)VP之前、除了X(之外)、避免……(不)VP、难免(不)VP等,但它们在组合模式和句法范畴上并不完全平行于“差一点(没)VP”,毕竟“差一点”和(没)之间不能插入成分,而且是副词成分。更重要的是,这些结构式的否定词在作用上不同于“差一点(没)VP”的(没)。例如,“难免(不)VP”和“难免VP”可自由替换,说明(不)未改变格式的使用范围,除凸显否定外无其他语义作用。但“差一点(没)VP”的使用范围小于“差一点VP”,说明(没)增加了其他语义效果,不是单纯的否定词。江蓝生(2008:496)、袁毓林(2013:58)认为“差一点(没)VP”偶尔还有省略式“没VP”,如“他差一点(没)晕过去”可省略为“他没_{几乎要}晕过去”,但“难免(不)VP”等结构式没有平行的省略式,这也证明“差一点(没)VP”的(没)具有不同的语法性质。

我们认可“构式整合”和“语义溢出”对很多结构式的解释力,但上述不平行性显示,“差一点(没)VP”或许源于另外的生成机制。当然,不够平行的结构式也可能源自同一生成机制,但若将“差一点(没)VP”置于跟它完全平行的结构式里做统一解释,必定是更好的选择。因此,本文提出“近义截连”的假设:(没)是截连了“差一点”的近义词“没_{几乎要}”,这是近义副词连用。下面逐步论证。

“差一点(没)VP”异于其他“差一点E”的语法特点都是当中(没)的特点,这个(没)所承担的并非否定功能,而是反预期功能“几乎要”,它在北京话里有独特的语法表现,如(30a)所示。第一,“没_{几乎要}VP”须是含结果义的

有界 VP，亦即 3.3 节所述的“差一点 VP”的有界性要求。第二，“没_{几乎要}”只能轻音，重音及焦点必在 VP，所以“没_{几乎要} VP”的语义核心是 VP。VP 是新信息，并指反常的小概率事态，如(30b)的“气死、打个落花流水”都是极端性状况，这属于典型的反预期事态，表现为该格式的语气副词只能用表意外的“简直、甚至”，拒绝表真确性的“的确、真的”。第三，“没_{几乎要} VP”也是在现实性环境中描述过去状况、编码了非将来义，但排斥弱语气句，说明它含意外语气，主观性高于“没_未 VP”。我们认为“没_{几乎要} VP”并非“差一点(没) VP”的省略式，而是由“没_未 VP”独立衍生而来，所反映的语法化路径“否定→反预期或意外”是一条普遍的语义关联路径。

(30) “没_{几乎要} VP”陈述反预期事态:

a. 听到这话，他简直没_{几乎要}晕过去。(搭配意外副词、结果义 VP)

听到这话，* 他简直没_{几乎要}晕。(拒绝无界 VP)

听到这话，* 他的确没_{几乎要}晕过去。(拒绝真确副词)

听到这话，* 他是不是没_{几乎要}晕过去呢？(排斥弱语气句)

b. 他离家出走，吓到了很多人，甚至没_{几乎要}把他妈给气死了。

当时他脚下一滑，没_{几乎要}掉河里了去，幸亏我一把拉住他了。(限制同

(30a))

汉语中还有两个例证，一是北京话的否定词“不”，它也有反预期功能，是在情态句里提高语气强度，表示承诺或预测义的“一定会”(如(31))。“不_{一定会} VP”的语法表现跟“没_{几乎要} VP”十分平行：要求含结果义的有界 VP，“不_{一定会}”只能轻音，VP 是承载重音、指反常事态的语义核心；拒绝弱语气句，有强语气义。可见，否定词“没、不”衍生出的反预期功能有共同的语法特点，尤其是要求含结果义的有界 VP，倾向用“了_{1准}、了_{2准}”，这是区别于它们否定功能的显著特征。

(31) “不_{一定会} VP”承诺或预测反常规事态:

a. 要是他敢借钱不还，我不_{一定会}杀了他！(搭配结果义 VP)

要是他敢借钱不还，* 我不_{一定会}杀他！(拒绝无界 VP)

要是他敢借钱不还，* 我不_{一定会}杀了他吗？(排斥弱语气句)

b. 你考试不及格，你爸不_{一定会}打死你了！

这样做不_{一定会}吓他一大跳啊！(限制同(31a))

另一个不典型的例证是“什么 NP”，该格式有两个陈述性功能。一是反问句里它否定褒义 NP 的积极属性，NP 通常是旧信息(如(32a))，刘彬(2018)指出这相当于元语言否定，我们称之为“否定积极性”。该用法应来自格式原有的疑问功能，疑问和否定是相通的(袁毓林、刘彬 2016)。二是感叹句里它肯定贬义 NP 的消极属性，NP 是新信息(如(32b))，鉴于它的强语气特点，该

用法可称为“强调消极性”。两个功能皆是强烈的负面评价，应有衍生关系“否定积极性→强调消极性”，这正支持“否定→反预期或意外”，因为“强调消极性”跟“反预期”是相通的：消极事态违反“正常期待”（沈家煊 1999：110），作新信息时往往有天然的反预期性（范晓蕾 2018a：221）。

（32）“什么 NP”表负面评价的两个功能（例句参考袁毓林、刘彬 2016）：

- a. 这是个大医院。——什么大医院才不是大医院？连个小感冒都看不好。
b. 这医院怎么样？——什么小屁医院真是小屁医院！连个小感冒都看不好。

既然“没_{几乎要}VP”是独立的功能，它的各项特点又与“差一点(没)VP”相同，那么后者的(没)应该是“没_{几乎要}”。再看，“没_{几乎要}VP”衍推“未VP”但显性断言“几乎要VP”，这类似“差一点VP”，二者往往可互换，并等义于“差一点(没)VP”（如(33a)）。由此推断，“差一点(没)VP”是“差一点VP”和“没_{几乎要}VP”因语义近似“截连”成的，生成过程如(33b)。这种“近义截连”属于共时的心理认知操作，并非历时的格式演变过程，它是指说话人从心理句型库直接调用两个同义构式、把它们拼合起来，不是说实际语料先有复句“差一点VP+没_{几乎要}VP”，后简缩为结构式“差一点(没)VP”。该生成机制适用于近义副词的连用现象（如(33c)），换言之，“差一点(没)VP”是近义副词连用式。

（33）“差一点(没)VP”的生成机制：

- a. [近义结构] 这事儿没几乎要把他气死。=这事儿差点儿把他气死。=这事儿差点儿(没)把他气死。
b. [近义截连] 差一点VP+没_{几乎要}VP(并列相接)→差一点VP+没_{几乎要}VP(同形删略)→差一点(没)VP(句法合并)
c. [类似案例] 你重新(再)写一遍。(重复义副词的连用)
我们必须(得)好好学习。(必要义情态词的连用)
他们全(都)来我家了。(总括义副词的连用)
已经是九月，天气不仅不凉快，甚至(还)更热了。(递进义副词的连用)
今晚比赛里奇才队几乎(险些)再次陷入深渊。(接近义副词的连用)

(33b)的截连过程显示，它的句法层次是“差一点\\(没)VP”（切分点同袁毓林 2013：58），二者近乎并列关系，可称为“准并列式”。用“并列”一词命名是为凸显(没)VP的语法独立性：它不仅语义独立，而且句法独立，即可单独成句，是句法自足的（如(34a)）。也就是说，近义截连的准并列式“甲+乙+VP”里“乙+VP”是语法独立的。这不同于制约性状中式“差一点VP”，后者的VP是语法依附的，完全受制于“差一点”：语义上被“差一点”否定，句法上依靠“差一点”完句（如(34b)，又见3.2节）。

（34）“差一点(没)VP”的句法关系有别于“差一点VP”：

- a. [准并列式“差一点(没)VP”的语法特点]

这事差点儿(没)把他气死。=这事儿没几乎要把他气死。(“没”VP”语义独立)
这事差点儿(没)把他气死。→这事儿没几乎要把他气死#。(“没”VP”句法独立)

b. [制约性状中式“差一点 VP”的语法特点]

这事差点儿把他气死。≠ 这事儿把他气死。(“VP”语义受制)

这事差点儿把他气死。→这事儿把他气死* ∅# (“VP”句法依附)

4.2 解释力的优势

我们持“近义截连、准并列式”的假设，还基于它的多项解释力。

首先，该假设将“差一点(没) VP”诠释为近义副词连用式，不仅形式直观，还统一解释了(33c)里句法语义完全平行的结构式。以“重新(再) VP”为例，它与“差一点(没) VP”的平行性不仅在于词类范畴(副词)和结构模式(无缝相接)(如(35a))，还在于使用限制“重新 VP”作现实性谓语、非现实谓语均可，只能表达非现实事态的“再”使“重新(再) VP”拒绝现实性谓语(如(35b))。这类似“差一点 VP”用于强语气句、弱语气句均可，“没几乎要”的意外语气使“差一点(没) VP”拒绝弱语气句。可见，近义截连的准并列式“甲+乙+VP”有一个核心特点：甲词和乙词会将各自的意义带入组合体，造成“甲+乙+VP”的使用略异于“甲+VP”或“乙+VP”。使用限制和语义效果透露了结构式的组成成分是何种语法性质，理当作为结构式生成机制的判断标准，这是本文将“差一点(没) VP”与“重新再 VP”等归为同类结构式的重要缘由。

(35) “重新(再) VP”表达非现实的重复性事态：

a. [近义截连]你重新写一遍。=你再写一遍。=你重新(再)写一遍。

b. [使用限制]我刚才重新写了一遍。(接受现实性谓语)

* 我刚才再写了一遍。(拒绝现实性谓语)

* 我刚才重新(再)写了一遍。(拒绝现实性谓语)

其次，“近义截连”有涉及否定词的其他例证，即预测反预期事态的“不(得_{dei})一定会 VP”，它可分析为“不一定会 VP”与“得_(dei)会 VP”近义截连而成(例36a)，“得_(dei)会”的固定预测义使该格式限于预测用法，不像“不一定会 VP”那样还能表承诺(如(36b))。“不(得_{一定会}) VP”是最近似“差一点(没) VP”的准并列式，二者都含表反预期的否定词形。这样看来，“差一点(没) VP”更不宜归到“难免(不) VP”等结构式里。

(36) “不(得_{一定会}) VP”预测反常规事态：

a. [近义截连]这样做不一定会吓他一大跳啊！=这样做得会吓他一大跳。=这样做不(得_{一定会})吓他一大跳啊！

b. [使用限制]要是他敢借钱不还，我不一定会杀了他！(可表承诺)

要是他敢借钱不还, * 我得_会杀了他! (不表承诺)^⑬

要是他敢借钱不还, * 我不(得)一定_会杀了他! (不表承诺)

再者,“近义截连”可解释“差一点要_{将来}VP”的特殊表现。考察发现,最易用“了₂”的“差一点E”是“差一点要_{将来}VP”,它不仅自由使用“了₂”,有时还强制用“了₂”(如(37a)),而且所用的是“了_{2真}”的形式(如(37b)),这异于其他“差一点E”,违背了“差一点”的弱时体倾向,该表现源于它是“近义截连”的准并列式,如下分析所示。

(37) “差一点要_{将来}VP”须用“了_{2真}”:

a. 他乔装改扮,保安差点儿要让他进门(了)。

他差点儿要当上村长*(了)。

b. [北京]保安差点儿要让他进门了_{2真}。

[邢台]他差点儿要当上村长_{2真}。

“要_{将来}VP”表示“趋近于发生……”(3.2节),其语义近似“差一点VP”,后者的语义又等同于“差一点要_{将来}VP”(如(38a))。如此看来,“差一点要_{将来}VP”是“差一点VP”和“要_{将来}VP”的近义截连。那么“要_{将来}”跟“没_{几乎要}”一样是“差一点”截连的成分,二者在同一句法位置,理论上不能共现,事实正是如此。“*差一点(没)要_{将来}VP”难以成立(如(38b)),这支持“差一点要_{将来}VP”和“差一点(没)VP”皆是准并列式。由此,“差一点要_{将来}VP”的“要_{将来}VP”语法独立,时体编码不受“差一点”制约,完全出于自身的句法需求。既然单独的“要_{将来}VP”依靠“了_{2真}”完句(3.2节),那么“差一点要_{将来}VP”也一样用“了_{2真}”。这解答了(1e)的情况。

(38) “差一点要_{将来}VP”是近义截连的准并列式:

a. [近义截连] 他要_{将来}气死我了。≈他差点儿_{将来}气死我。=他差点儿要_{将来}气死我了。

b. [拒绝“没_{几乎要}”] * 他差点儿(没)要_{将来}气死我呢!

c. 他差点儿要当上村长了。=他差点儿当上村长。≠他要当上村长了。

有些“差一点要_{将来}VP”语义不同于“要_{将来}VP”,如(38c),其中的VP指能够计划的可控事件“上级安排他当村长”,但它们的句法关系应该一样。

最重要的是,“近义截连”可以解释一个历史现象:同是带非将来义的“没”,“差一点(没)VP”的产生时间为何远早于“差一点*(没)VP”?这要先了解“差一点”的语法化过程。它应源自“差+数量短语”式的谓词短语,这类谓词表示“比目标缺少……(量)”,搭配“目标义VP”形成连动式,如“差两步VP_{目标}”,它的“VP_{目标}”禁止时体词,除目标外不能指其他事态(如(39a))。这不同于状中式“差一点VP”,后者的VP接受准时体词,可指任何事态(如

^⑬ 该句若表“我必须杀了他”是合法的,但这是“得”的道义情态功能,并非“不得VP”的认识情态义。

(39b)。“差一点 VP”最初应该跟“差两步 VP_{目标}”一样，是带“零时体 VP_{目标}”的连动式，后来扩展到指任何事态的“准时体 VP_{事态}”才变为状中式，“差一点”从谓词变为副词(如(39c))。

(39) “差一点”的语法化假设:

a. 连动式“差两步 VP_{目标}”: 差两步到终点

[VP 无任何时体词] * 差两步到了终点

[VP 不指其他事态] * 差两步摔个跟头

b. 状中式“差一点 VP_{事态}”: 差一点到终点

[VP 接受准时体词] 差一点到了终点

[VP 可指其他事态] 差一点摔个跟头

c. “差一点 VP”的语法化过程:

[语法化阶段 1: 连动式] 差一点_(谓词) + 零时体 VP_{目标}

[语法化阶段 2: 制约性状中式] 差一点_(副词) + 准时体 VP_{事态}

依据上述语法化假设，我们来审视两种“差一点没 VP”的形成过程。“差一点 * (没) VP”应该是由语法化阶段 2 “差一点_(副词) + 准时体 VP_{事态}”扩展类推而成(如(40a))，它语义上平行于后者，“* (没) VP”受制于“差一点”的否定义，见(40b)(比较 34b)。不过，“差一点 * (没) VP”句法表现很不同，“* (没) VP”可独立完句，不再依附“差一点”，因为“* (没_未) VP”编码了非将来义，相当于“真时体 VP_{事态}”。所以，“差一点 * (没) VP”状中之间的制约关系弱于“差一点 VP”，可视为“弱制约性状中式”，它比语法化阶段 2 还要更进一步，代表刚出现的“[语法化阶段 3: 弱制约性状中式] 差一点_(副词) + 真时体 VP_{事态}”，此时“差一点”语法化程度更深、以致接受时体义完备的 E(3.4 节)，这必然是很晚期的演变。

(40) “差一点 * (没) VP”的生成方式及句法性质:

a. [扩展类推] 差一点到了终点 → 差一点 * (没) 到终点

b. 他差一点 * (没) 到终点。≠他没到终点。(“* (没) VP”语义受制)

他差一点 * (没) 到终点。→他没到终点_未 (“* (没) VP”句法独立)

“差一点(没) VP”是近义截连而成，只要有“差一点_(副词) + 准时体 VP_{事态}”和“没_{几乎要} VP”即可，在语法化阶段 2 便能发生，无需等到“差一点”语法化发生到接受“真时体 VP”的阶段 3，可以很早就出现。简言之，两种“差一点没 VP”是截然不同的生成方式，发生在“差一点”语法化的不同阶段，产生时间自然相差甚远。按照这一分析，“差一点 VP”和“差一点(没) VP”的“差一点”是相同的语法性质，“差一点 * (没) VP”的“差一点”是语法化程度更深的，可见“差一点”作副词也有语法异质性。

要注意的是，“差一点(没) VP”换为“没_{几乎要} VP”有时需要细微的句法调

整：带上“了_{1准}、了_{2准}”或“(一)个X”式结果宾语，并加强语气标记。例如，北京话“刚才他差点儿(没)摔倒”不能简单换为“*刚才他没_{几乎要}摔倒”，而是“刚才他没_{几乎要}摔倒了_喽呢”或“刚才他没_{几乎要}摔个跟头呢”。近义变换上的句法调整不见于多数的近义副词连用式，如“重新(再)VP”通常可直接换为“再VP”。这种句法调整或源于“没”的多功能性带来的附加要求，交谈者辨别“没_未VP”和“没_{几乎要}VP”要依赖明显的形式特征，这会导致“差一点(没)VP”的近义变换略异于其他的近义副词连用式。

我们承认，将“差一点(没)VP”分析为“近义截连”是基于有限观察的临时假设，其合理性仍待验证，任何对结构式生成机制的假设都需留有商榷的余地。该假设未必适合其他语言表接近实现义的冗余否定式，因为很多语言不允许近义副词连用，否定词也没有反预期功能，这些语言的冗余否定式不会是近义截连。跨语言中同义的冗余否定式是必用同一生成机制，还是允许不同的生成机制，这是待探索的问题。无论如何，本节整理的诸多现象是确凿无疑的，将“差一点(没)VP”和近义副词连用式联系起来考量，至少为汉语的冗余否定式提供了一个可选的分析视角。

4.3 再看“差一点没VP”的歧义现象

对“差一点”的语法分析有助于厘清“差一点没VP”的歧义现象，根据2.2节，该格式的意义决定于VP的信息预期性。但李小玲(1986)提出，北京话里决定“差一点没VP”意义的因素不在语义语用，而是重音韵律。“差一点*(没)VP”里“没”是非轻音的一般形式，停顿在“差一点”和“没”之间。“差一点(没)VP”里“没”是轻音，停顿在“没”和“VP”之间。李小玲描写的这一现象大致没错，但不能当作本质规则，因为书面文献没有语音形式，读者照样能正确理解其中“差一点没VP”的意义。再者，某些北方方言(如河北沙河话，笔者调查)的“差一点*(没)VP”和“差一点(没)VP”没有重音差异，听者也能辨别二者。北京话纵然可凭借重音韵律辨别，但特定语境中“差一点没VP”重音及停顿的位置不能随意更改，否则导致语篇冲突，这说明特定语境里该格式只能取一个意义。因此，用“差一点*(没)VP”还是“差一点(没)VP”取决于语境信息，格式的重音韵律受制于语义语用因素，这些因素才是根本，代表格式的诠释规则。周一民(2003: 27-8)提到，北京话里“差一点*(没)VP”可插入“就”，“差一点(没)VP”常带“了_喽”，这是一个区别性标志。这也是描写了现象，仍要解释为何有这样的句法差异。总之，“差一点*(没)VP”和“差一点(没)VP”的韵律及句法差异是二者的语义语用差异引发的现象，不能误作“诠释规则”或“根本因素”。这犹如“他昨天到北京了”和“他昨天到北京的”有不同的重音位置和句末助词，我们要探索二者的语义语用差异，才能更好地诠释

它们的使用条件,揭示它们形式特点的动因。

参考前述分析,便可解释两种“差一点没 VP”的形式差异。第一,两种格式在用“了”和韵律上的差异归因于两者的“没”具有不同的功能。“差一点*(没)VP”是“没_未”,它少用“了_{1准}”、禁止“了_{2准}”,可承载重音,韵律上难以跟其他虚词连成一体,所以“差一点”和“*(没)”之间有停顿。“差一点(没)VP”是“没_{几乎要}”,它倾向用“了_{1准}、了_{2准}”,只能轻音,韵律上容易跟其他虚词连成一体,所以“差一点”和“(没)”韵律结合紧凑。第二,两种格式可否插入“就”的差异归因于它们的句法关系不同。我们将另文论证“差一点就……”其实是“状中型”连动式,它的句法关系很接近“差一点*(没)VP”这种弱制约性“状中式”,不同于“差一点(没)VP”这种“准并列式”。句法关系近似的格式才容易相互变换。“差一点*(没)VP”和“差一点(没)VP”变换为“差一点就……”的难度自然不同,所以前者可插入“就”,后者难插入“就”。注意,“差一点(没)VP”的韵律停顿和它的层次切分不一致,停顿位置在“(没)”之后,层次切分点在“(没)”之前。

5. 语义关联“否定-反预期或意外-有界性”

综合“差一点”的语义特征、句法后果、近义截连三方面内容,可抽取出一个共性的语义关联“否定-反预期或意外-有界性”。其一,否定式往往有反预期性(2.2节),还存在语义演变路径“否定→反预期或意外”(4.1节);其二,反预期事态的无标记形式是有界VP(尤其是结果义VP),意外语气与完成体、结果体等有界性体貌义紧密关联(3.3节)。

对于语义演变“否定→反预期或意外”,除4.1节的汉语例证,其他语言也有例证,英语的no way(Kristin and van Linden 2014)、意大利语的非常规否定词mica(Mario 2017)都是兼有否定义和意外语气。其实,“差一点”从谓词到副词的语法化过程也体现出“否定→反预期”的轨迹,它的意义从“未实现目标事态”(如“差了一点到终点”)变为“接近于反预期事态”(如“差一点到了阎王殿”)。理论上,“否定→反预期或意外”的演变机制是“语义核心的转移”:格式的真值义“非E”不变,但前突性的断言义变为“接近E”,因为语义核心从否定词转移到E,从而引发反预期性的聚焦,并伴随主观化、带上强语气。以“没VP”为例,该格式的真值义“未VP”始终不变,但“没_未VP”的语义核心可以由“没”(强调“未实现”)转移到VP(强调“VP可能实现”),否定式整体的反预期性随之聚焦到VP,VP便转为反预期事态,该格式就重在断言“反预期的VP接近实现”,易带上意外语气,由此产生“没_{几乎要}VP”。再如“什么NP”,格式的负面评价义和强语气特征始终不变,但格式整体的“非积极”属性聚焦于NP,NP便由褒义词转为贬义词,于是“什么NP_{否定积极性}”变为“什么

NP_{强调消极性}”，断言义由“不是积极的”变为“真是消极的”。

对于“反预期事态最易编码为有界 VP”，除“差一点 VP”外，4.1 节展示出引介反预期事态的“没_{几乎要}”“不_{一定会}”只搭配结果义 VP，汉语还有其他例证。比如，“杯子给摔碎了”一类的“给 VP”式便支持反预期事态和有界 VP 的默认联系：它的事态有反预期性(寇鑫、袁毓林 2018: 42)，句法上恰要求典型的成果义 VP(王彦杰 2001: 64-5)。强星娜(2017: 108-10) 根据他人研究列出了支持语义演变“完成体/结果体→意外语气”的几个汉语例证，一是普通话完成体标记“了”在性质形容词后可视为意外标记(“这根绳子长了三公分”)，二是闽南话结果补语“去”还能作表示意外遭受的语气词(“脚互_被滚水烫去”)，三是西南官话柳州话中表性状改变的助词“去”有非预期和不如意的色彩(“他把积木推跌去了”)。上述例证可归为一个更概括的语义关联“有界性→反预期或意外”。

6. 结语

上文关于“差一点”的多项结论里，有两点值得提醒。一是“差一点 E”的语义核心是 E(2.1 节)，有句法制约力的是“差一点”(3.2 节)，它的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是分离的；二是“差一点 VP、差一点(没) VP、差一点*(没) VP”分别代表制约性状中式、准并列式、弱制约性状中式三种语法关系，这体现了“差一点”作副词的语法异质性：前两种“差一点”是相当的，第三种“差一点”语法化更深(4.2 节)。不难发现，我们对“差一点”的考察还推动了两方面的理论发现。一是时体范畴，3.1 节离析出“了₁、了₂”的准时体用法，改进了前贤所持“有结果补语‘了’”的看法；3.2 节探讨了汉语里完句效应与相对时制的关系，发现表将来的“会、要”具有不同的语法性质。二是反预期范畴，4.1 节整理了北京话“没、不”的反预期功能，由此第 5 节归纳出语义关联“否定一反预期或意外一有界性”。

References [引用文献]

- Chen, Zhenyu (陈振宇) and Kehua Du (杜克华). 2015. Mirativity Category: A study on pragmatic transfers among exclamation, interrogation, and negation. *Contemporary Rhetoric* 5: 71-80. [2015, 意外范畴: 关于感叹、疑问、否定之间的语用迁移研究。《当代修辞学》第 5 期, 71-80 页。]
- Bartsch, Renate. 1995. *Situations, Tense, and Aspect*. Berlin: Mouton de Gruyter.
- Biq, Yung-O (毕永娥). 1989. Metalinguistic negation in Mandarin. *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* 17, 1: 75-95.
- Dahl, Östen. 2000. Grammaticalization and the life cycles of construction. Ms., Stockholm University.
- Delancey, Scott. 1997. Mirativity: The grammatical marking of unexpected information. *Linguistic Typology* 1, 1: 33-52.
- Fan, Xiaolei (范晓蕾). 2016. Reconstruction of the semantic-development path of the modal verb *hui* with crosslinguistic and dialectal evidence. *Language and Linguistics* 2: 195-233. [2016, 助动

- 词“会”情态语义演变之共时构拟——基于跨语言/方言的比较研究。《语言暨语言学》第2期, 195-233页。]
- . 2018a. The adverb “*cha-yidian*” revisited. *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* 2: 207-22. [2018a, 再说“差一点”。《中国语文》第2期, 207-22页。]
- . 2018b. The verbal-*LE* variants in Xingtai dialect. *Language and Linguistics* 3: 410-38. [2018b, 邢台话“了₁”的两个变体。《语言暨语言学》第3期, 410-38页。]
- Givón, Talmy. 2001. *Syntax*, Vol. 1. Amsterdam/Philadelphia: John Benjamins.
- Guo, Rui (郭锐). 2015. Time reference and its syntactic effects in Mandarin Chinese. *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* 4: 435-49. [2015, 汉语谓词性成分的时间参照及其句法后果。《世界汉语教学》第4期, 435-49页。]
- Hengeveld, Kees and Hella Olbertz. 2012. Didn't you know? Mirativity does exist! *Linguistic Typology* 16, 3: 487-503.
- Horn, Laurence R. 2002. Assertoric inertia and NPI licensing. In Mary Andronis, Erin Debenport, Anne Pycha, and Keiko Yoshimura, eds., *Proceeding of the 38th Meeting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s Society (CLS38)*, Vol. 2: *Parasession on Negation and Polarity*. Pp.55-82.
- Jiang, Lansheng (江蓝生). 2008. Semantic accumulation and constructional integration: An explanation on the asymmetry between affirmation and negation. *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* 6: 483-97. [2008, 概念叠加与构式整合——肯定否定不对称的解释。《中国语文》第6期, 483-97页。]
- Kimura, Hideki (木村英树). 1983. The “*zhe*” and “*le*” with the phase-complement nature. *Linguistic Research* 2: 22-30. [1983, 关于补语性词尾“着”和“了”。《语文研究》第2期, 22-30页。]
- Klein, Wolfgang. 1994. *Time in Language*. London: Routledge.
- Kou, Xin (寇鑫) and Yulin Yuan (袁毓林). 2018. Subjectivity of the “Gei+VP”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Chinese. *Linguistic Sciences* 1: 35-48. [2018, “给VP”结构的主观性分析。《语言科学》第1期, 35-48页。]
- Kristin, Davidse and An van Linden. 2014. Negation, grammaticalization and subjectification: The development of polar, modal and mirative no way constructions. The 1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lish Historical Linguistics (ICEHL18), University of Leuven, Belgium.
- Li, Xiaoling (李小玲). 1986. The “Chadianr” construction in Pekinese. *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* 1: 6-10. [1986, 北京话的“差点儿”句式。《汉语学习》第1期, 6-10页。]
- Liu, Bin (刘彬). 2018. On the formation and construal mechanism of rhetorical question's negative meaning in Mandarin Chinese. Ph.D. diss., Peking University. [2018, 汉语反问句否定意义的形成与识解机制研究。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。]
- Ma, Xiwen (马希文). 1983. On the weakened form *lou* of the verb *le*. *The Journal of Linguistic Society of China* 1: 1-14. [1983, 关于动词“了”的弱化形式 /lou/. 《中国语言学报》第1期, 1-14页。]
- Mario, Squartini. 2017. Italian non-canonical negations as modal particles: Information state, polarity and mirativity. In Chiara Fedriani and Andrea Sansó, eds., *Pragmatic Markers, Discourse Markers and Modal Particles: New Perspectives*. Amsterdam: John Benjamins. Pp.203-29.
- Palmer, F. R. 2001. *Mood and Modality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Qiang, Xingna (强星娜). 2017. A review on the category of mirativity. *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* 6: 103-12. [2017, 意外范畴研究述评。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第6期, 103-12页。]
- Shen, Jiaxuan (沈家煊). 1999. *Asymmetry and Markedness*. Nanchang: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. [1999, 《不对称和标记论》。南昌: 江西教育出版社。]
- Shuai, Zhisong (帅志嵩). 2014. The evolution of “chadianr mei”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xical semantic information. *Linguistic Sciences* 6: 615-31. [2014, 从词汇语义信息看“差点儿没VP”的演化。《语言科学》第6期, 615-31页。]
- Shyu, Shu-ying (徐淑瑛) and Ya-chun Chuang (庄雅淳). 2015. Approximating to the event

- boundary, (counter) factuality and approximative *cha(yi) dian* [事实、反事实与近似词“差一点”]. In Ming-yu Tseng (曾铭裕), ed., *Language as Material*. The Center for the Humanities at National Sun Yat-sen University. Pp.97-119.
- Smith, Carlota S. and Mary S. Erbaugh. 2009 [2005]. Temporal interpret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. In Richard P. Meier, Helen Aristar-Dry, and Emilie Destruel, eds., *Text, Time, and Context: Selected Papers of Carlota S. Smith*. Dordrecht: Springer. Pp.303-42.
- Tsai, Wei-Tien Dylan (蔡维天). 2008. Tense anchoring in Chinese. *Lingua* 118: 675-86.
- Wang, Yanjie (王彦杰). 2001. The conditions required and the expressive functions of *gei* in the construction “*ba*+NP+*gei*+VP”. *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* 2: 64-70. [2001, “把……给V”句式中心词“给”的使用条件和表达功能 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第2期, 64-70页。]
- Watanabe, Liling (渡边丽玲). 1994.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and semantic structure of the *Cha-yidian* sentence. *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* 3: 81-9. [1994, “差一点”的逻辑关系和语义结构 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第3期, 81-9页。]
- Yang, Zi (杨子). 2017. Reapproaching the negative “*Chadianr*+*Mei*+VP” structure. *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* 3: 31-6. [2017, Nn类“差点儿没VP”新解——从“差点儿没”的歧义性说起 《语言研究》第3期, 31-6页。]
- Yuan, Yulin (袁毓林). 2011. Differences between *Chadianr* and *Chabuduo*. *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* 6: 66-74. [2011, “差点儿”和“差不多”的意义同异之辨 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第6期, 66-74页。]
- . 2013. On the implicit negation hidden in *Chadianr* and its grammatical effects. *Linguistic Study* 2: 54-64. [2013, “差点儿”中的隐性否定及其语法效应 《语言研究》第2期, 54-64页。]
- Yuan, Yulin and Bin Liu. 2016. On the formation and construal mechanism of the negative meaning of *shenme*-sentences. *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* 3: 303-17. [2016, “什么”句否定意义的形成与识解机制 《世界汉语教学》第3期, 303-17页。]
- Zhang, Qingwen (张庆文). 2009. The closedness of predicates and the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of *Chabuduo* and *Cha-yidianr*. *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* 2: 160-76. [2009, 谓词性成分的封闭性与“差不多”和“差一点”的语义阐释 《世界汉语教学》第2期, 160-76页。]
- Zhou, Ren (周韧). 2015. A study of Mandarin adverbs under realis-irrealis distinction. *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* 2: 167-83. [2015, 现实性和非现实性范畴下的汉语副词研究 《世界汉语教学》第2期, 167-83页。]
- Zhou, Yimin (周一民). 2003. The “*Cha-dianr*+*Mei*+VP” construction in Pekinese. *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* 6: 24-30. [2003, 北京话里的“差点儿没VP”句式 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第6期, 24-30页。]
- Zhu, Dexi (朱德熙). 1959. On *Cha-yidian*. *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* 9: 435. [1959, 说“差一点”。《中国语文》第9期, 435页。]
- . 1980. The ambiguity phenomenon in the syntax of Mandarin Chinese. *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* 2: 81-92. [1980, 汉语句法里的歧义现象 《中国语文》第2期, 81-92页。]

作者简介

范晓蕾, 女, 博士, 北京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。电子邮件: fanxiaolei2013@163.com
FAN Xiaolei, female, Ph.D.,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, Peking University. E-mail: fanxiaolei2013@163.com

作者单位及通信地址

北京大学中文系/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,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100871

Affiliation and Contact

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/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, Peking University, 5 Yiheyuan Road, Haidian District, Beijing 100871